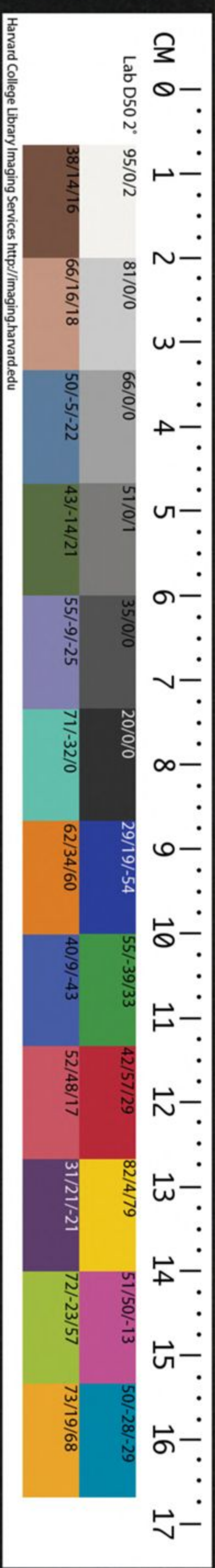


T2571/3202d(51)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陸暉

陸暉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肅吳中

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拜少

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之公

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

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喪儀

廉除末世為江三縣令皆不就元帝初

江左辟為祭酒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御撰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

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竝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

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勲進爵爲公封次

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
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令黃門侍郎
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
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
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
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
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
將軍諡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
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網紀東海王越辟為
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叅軍時王道初
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
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
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
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
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
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
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左吏不能匡正

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
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
譚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
蘇峻反遣玩與兄暉俱守宮城玩潛說匡
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
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
著宐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
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

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
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
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
悽悽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
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
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
息苟免職事竝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
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
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

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
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
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勲親賢時所須賴兼
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
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
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
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
復外叅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
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

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王私坦誰
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却鹽度亮相繼
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
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
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
玩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
邪玩笑曰戰卿良箴既而嘆息謂賓客曰
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
言玩雖登公輔謙謹不辟掾屬成帝聞而

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
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
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
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應其德宇後疾
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疚沉頓歷月不蒙痊
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
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賓涕臣年
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
願陛下宗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

基道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
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諡曰康
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
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
之勲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
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
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
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

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
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
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
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
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
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
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彘在坐及
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拌坐客愕然納徐
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

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竝歎其率
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
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
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
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
其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
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
無供辨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
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

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無父
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
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
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
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
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
常侍如故恪動貞固始終不渝時曾稽王
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
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
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
拜而卒即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
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字次道廬江灑人魏光祿大夫禎之
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
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
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
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

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
此敦默然傷人皆謂之不安充晏然自若
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
遷中書侍郎充即王道妻之姊子充妻明
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道善早歷顯官嘗
詣道導以麈尾指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
坐也道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
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
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道後駕在石頭

充東奔義軍其後道奔白石充亦得還賊
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
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
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顛等以為佐
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
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道更亮並言於
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
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
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

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
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
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
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互相
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
固諫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
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因諫
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
慮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爲外物所攻謀

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
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
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
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
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
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
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
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
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

慙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
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
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
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
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
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
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
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
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

今不宐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
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
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
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
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
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
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
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竝以諸
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互依翼所請以安

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
比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
得賢則中原可安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
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
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
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
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耽懼不淺充曰
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
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安綜

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
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
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
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
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
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
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
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
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

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
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
亦大乎于是郅愔及第曩奉天師道而充
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郅諂於
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
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
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
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
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叅軍充弟準見

外戚傳

褚斐

褚斐字謀遠太傅裒之後父兄也父頽少
知名早卒斐以才藝積幹稱襲爵關內侯
補冠軍叅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
間阻兵于外斐知內難方佐乃棄官避地
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
斐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斐招合同志將
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即斐之

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裴斐道斷不得前
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
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民臺秀不能
緩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斐
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
難也今宜共勦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
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
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
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

非一定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
萬口賴斐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
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
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
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
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
復阻賊斐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
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
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斐

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
勢斐常優遇之玄爲政旣急斐知其不能
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
互深慎之玄納斐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
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
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
欲掩襲之郡人惶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
斐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斐爲吏部
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斐爲

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
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
思令斐出軍赴難斐遣將領五百人從之
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
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
以斐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
司徒王導謂斐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
令速出斐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
殿導升御床抱帝斐及鍾雅劉超侍立左

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斐
令下斐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
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
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
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
圍之斐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
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斐收集散
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為中護軍鎮石頭尋
為領軍從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
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
久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衍如故咸
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
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為著姓曾
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
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
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

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
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
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
相擢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
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
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
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
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
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

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
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
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
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
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
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
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
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
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

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
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
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
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
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
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
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
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
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

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
謨上疏讓曰八坐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
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竝以清節令才
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
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
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
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
郡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其亡之誠實招
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

再登而則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猶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勲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王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

非祭祀燕享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議臨軒遣使宐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宐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

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
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
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
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
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
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
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
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
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

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
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
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
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
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
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宐抗威以待時或
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
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
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

晉書列傳四十一
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
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李龍李
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
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
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
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
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
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
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

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
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
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
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
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
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
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
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
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豈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

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

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
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
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
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
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
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
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
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
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

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
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
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
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
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
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
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
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
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

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
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
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
赴非惟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
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
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
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
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
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

之名爲殿中之軍互令所向有征無戰而
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
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
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
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
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
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
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州
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

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上
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
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策略先
是郅璽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
帝竝酬其功未卒而璽薨斷不復與謨上
疏以爲先已許璽今不宐斷且璽所上者
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
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

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察佐詔
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
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
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
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
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
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
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
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

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
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
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
惶懼戰灼寄頽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
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
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謂後代所哂義不
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
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
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司徒印

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
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收對
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
頽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
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
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
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宐
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
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

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

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

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
光飾非臣墮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
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
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
卒時年七十六賜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
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學於
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
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
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

加以一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
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
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
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
之性猶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
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求嘉太守少
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

空為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
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
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
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
流涕曰不能滌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為
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
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立長轉臨沂令
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
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

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
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為
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
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穎川荀闈字道明
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
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
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
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
侯復為鎮東參軍與卞壺竝以時譽遷從

事中即無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
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
而恢兄弟及顏含竝居顯要劉超以忠謹
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即
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為尚書郎元帝以
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太守
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
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
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

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
俗陵遲反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
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
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
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
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
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
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

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
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
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楊尹以久疾免明
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
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驪爲關
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
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
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
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
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
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贈贈之禮一
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
魁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爲
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
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
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

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
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
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
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
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
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
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
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
亮引爲記室將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

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
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
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
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
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
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
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
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
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

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
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
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
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
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
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
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
狗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
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

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
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
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
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
致牋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答之曰屬當
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
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
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
天下之事于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

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
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
足下弘思之靜美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
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
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温既滅蜀威勢轉
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
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温爲是與温頗相疑
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侯
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

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
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
密說浩羨令與桓温和同不宐內構嫌隙
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
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
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
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
惡之旣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
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

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
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
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
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
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旣而
魏氏子弟住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
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
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
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

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
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
鎮洛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張遇反謝
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
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
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
擊襄於山桑竝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
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
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

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竝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

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竒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毋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空表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

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
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
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
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
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
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
誅殛且宜遐棄穢望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
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
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

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
君周旋久矣今乍我也溫旣以雄豪自許每
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
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
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
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
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
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
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

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測詠
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
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
浩欣然許焉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
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
二年卒子洎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
宰武陵王晞誣洎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
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
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沉

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
州萬里肅清勲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
陝推轂之任戎旗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
狼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
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
洛脩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獗遂令爲
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
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
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

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
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
而不卹使法有餘寬方今定兆已成延隧
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
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
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
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
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
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
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
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悅之決意以
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
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
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

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
焉

史臣曰陸曄等竝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
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
祇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
諸君竟道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
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
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
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

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
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竒正之要違方
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
止足宜以刑書斯爲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
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
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中軍鑿局唯光
雅俗夷陵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虧
名辱

列傳第四十七 晉書七十七

音義

曄筠輒 嘏古雅 培上蒲走 獫以周 儻

初庚樓 廕於禁 賈于閔 齋力充 一样

盤音裝 莊音襟 反房王 倣昌六 撞宅江 濤音潛 暉粉

反敵 以芮 塵音主 槩反古 噉五勞 釀反女 亮亮 熨

宇林曰飛之疾也 頽魚毀 坑客庚 柴

音叱 齒曰呵 呼何惠 與德忖 七本狷 固吉

反圯 苻鄙句 鈎音獲 胡郭炬 巨音掬 九六 晒式

反瓊 渠音儻 反力主 穎蘇朗 賜撫識 彭音其 琪

蟹胡買 螯反五 勞航 胡郎靚 疾政鱻 說文黑

六駘 說文白獸嘐 通溝既田亦為 嘐音派 案輜

側持錫 居謁芍 陂反七 削肘 反陟 柳咄 咄當 沒

櫛反阻 瑟遂 音窆 方驗 拊反孚 武



